

驶向那一片纯净的深海



獐子岛的旅行，至

简、至真、至美

从大连港登上“两岸幸福壹号”高速客轮，100分钟后，就抵达100多公里之外的獐子岛。

黄海深处，这个物阜民丰的小岛正吸引着大连乃至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参观游览。其以最简单的方式将美食美景恰到好处地结合起来，让你的味觉和视觉共同来一次美好的旅行。

都说海岛的气息令人陶醉，自踏上獐子岛的第一步开始，你的肺部就会率先被纯净至极的空气瞬间占领。伴着温润的海风而来，游人们都不由地深呼吸，沉醉在甜美的空气中。

人最简单的表情是什么，或许是面无表情吧，这种表情我们在大城市里随处可见。而在獐子岛上，无论街边小贩还是出海渔民，无论镇政府的公务员还是长途客轮的船长，在他们的脸上，你看不到任何压力和烦恼。释然，勾勒出獐子岛人最常见的面部轮廓。徜徉在这个“小镇之岛”上，简单释然的气息感染着你，让你的脑海无法呈现烦恼。

海岛观日出，就如同在高山、在海岸线



上看到的一样，壮丽无边。但不同的是，没有了嘈杂，简单安静的日出，让这里的阳光成了你的专属。深吸一口通透至极的空气，让第一缕阳光拂过脸庞，獐子岛每一天旅行几乎都是这样开始的。

獐子岛，是大连长海县獐子岛镇所在地，这个居住着1.5万居民的小镇各种生活设施俱全。獐子岛上没有任何工业项目，经济发展方式以传统海产捕捞加工为主。这里不养家禽，不建大楼，采取海水集中供暖制冷，采取风力发电和太阳能路灯等低碳环保项目。杜绝任何污染，使得这一片海域始终处于自然的状态，空气也保留着原始的纯净。

相传有獐子出没而得名的獐子岛，如今搜遍全岛也找不到一只獐子，因地理

位置和常年的生态保护，极为丰富的海珍品使得这里成为闻名世界的“渔岛”。

各式海鲜是海岛居民餐桌上的家常菜，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现捞现“逮”（方言：吃的意思）。

在渔民老刘的漁船上，眼见潜水员鱼跃入海，几分钟后满载而归，漁网里满是新捕捞上来的扇贝、海胆。老刘熟练地用小刀撬开扇贝壳，去除裙边，取下橙黄色、直径足有3厘米的扇贝肉递到你面前，用浓郁的方言说：“来吧，直接大口吃。”此时手捧着扇贝的我，已经无法顾及形象，直接用手拿起肥美的扇贝肉放入口中，咀嚼起来。现捞的扇贝与平日里吃到咸味海鲜不同，竟是甜甜的味道！极端清爽、温润的口感，根本不像在吃海鲜，而像在吃水果。所

有第一次以这种最原始的方法吃海鲜的人都没想到，“现捞现逮”才是真正美味至极。所以，几乎所有尝鲜的人都会说：“再来一个。”

你还能体验到最彪悍、最直接的捕鱼方法。无需漁竿等工具，直接将一条漁线连着的漁钩扔入大海，一感觉漁线在动，直接拽上来，就能钓上来大黑鱼、大黄鱼。这种最简单原始的釣魚方式，在獐子岛一直延续至今。拉着数米长的漁线，在深海海域站在摇晃的漁船上，当一条大海鱼被你拽出海面的那一瞬间，你会立刻体验到“海釣”的魅力。

最原始状态的美味让人一饱口腹之欲，而没有任何人工雕饰的自然景观更让游客感受到至简之美。

什么方法潜水最简捷，就是连潜水服也不用穿。獐子岛一大特色旅游项目——乘坐游轮出海“潛水”。走进专门设计制造的半潜式游轮底部，就仿佛进入海面之下的移动“漁船”里，让你能够“潛”在海底观看各种海洋生物。近处，各种浅海鱼类、海马、海龙与一缕缕射穿海面的光线嬉戏玩耍；远处，潜水员正手捧扇贝、海参、鲍鱼等海珍品来回穿梭。你手里的相机恨不得把这一切都拍下来。

在獐子岛，时间是短暂的。游船在夕阳中与一艘艘渔船一道返航，我眼前出现的是，海岛上被千万年的海风和海浪吹拂和拍打过的礁石，仿佛大自然的化身，千姿百态、鬼斧神工，而我在画中游。

獐子岛的旅行，至简、至真、至美。

美丽的嫁期

□ 沐 墨

城里姑娘曾美丽和农村小伙高貴生，一场老生常谈的恋爱，一个不同寻常的选择

在众多追求者中，高貴生是潜力股，高大英俊，踏实稳重，有着农大研究生的头衔。不过他来自农村，但城市女孩曾美丽不嫌弃，不顾家人反对死心塌地地爱着他。

曾美丽在二十岁时，以特岗教师的身份轰轰烈烈地走进这个村子。一日，她在学生家长的邀请下来到暖棚里摘草莓，高貴生正现场“坐诊”开展咨询服务活动。只见他拿着一株草莓苗子与种植户们面对面交流，手把手指导，帮他们解决生产中遇到的疑难杂症。从学生家长口中得知，高貴生原本在城市研究所工作的，高薪，环境优越不说，还有足够宽阔的发展空间，但他舍得放弃。然后，轻而易举地考取当地乡镇公务员，他自己觉得农村需要他，父老乡亲需要他，他一点儿也不觉得屈才。由市委办牵头，高貴生作为长期的驻村干部，专门负责给群众送技术，助力农民发家致富，任上期间群众对他好评如潮。当然，曾美丽的名声也响，为乡村教育事业奉献青春不是徒有虚名的。她的到来，为孩子们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的天窗，从此种下七彩的梦想。

所以那天，同一个世界，同怀一个梦的两人相遇了，相知了。爱情，也不知不觉地开始了。

母亲不同意，觉得鲜花插在牛粪上，而且这鲜花是温室里长大的，住在高家庄还房，活不了。打电话，托人带信，美丽不回。千里迢迢跑到乡下来，死活要把闺女拽回去，在城市给她说了比高貴生好百倍的对象，美丽不屑。最后母亲生气地说，乡下就这么值得你贪恋？你教书我不拦，你若想在那层土坯房里和穷小子过一辈子，你就不要再认我这个妈！

其实，如今的乡村，土坯房早已不见踪影，一排排新楼房拔地而起；泥泞难走的乡间土路也早已穿上水泥服，四方八达的快速通道贯通全市各个角落；煤油灯熄灭好多年，房屋里的电灯格外亮堂；各种电器满足着农民的生活，不再跑几十里地联系亲人，各种款式的智能手机在村民手中玩转，各种娱乐文化场所富丽堂皇。农村籍男士日益走俏，尤其像高貴生这样的，黝黑的皮肤，坚实的肌肉，闪亮的贝齿，不仅仅是农业研究员，农民企业家，而且还是乡干部，可曾美丽的母亲就瞧不上，土包子就是土包子。

曾美丽的想法却不一样，土才好呢，泥土的气息让人踏实。有时，曾美丽看着高貴生利索地修好她弄坏的电器，在村边田野散步时向她介绍说说不出名的植物，就觉得说不出的踏实。高貴生还偶尔邀几个同事到户外去烧烤，开着摩托车带她兜风。最好玩的是小姑娘，她跟曾美丽讨论起香水的品牌时，甚至可以告诉曾美丽三宅一生和CD的味道谁更东方。谁说他们是土包子呢，人家泥里带着时尚味儿！曾美丽想：今生总算摆脱众多城市青年成为房奴车奴的命运，衣食无忧，大幸！母亲不答应也得答应，她干脆把证也给领了。

婚前装修新房，高貴生一手包揽：“这事就交给我吧。”没过几天，他拿来一张设计图，说是他画的，让曾美丽带去给岳父母看看。新房是三层小别墅，打算这样安排：一层自家父母住，二层岳父母住，三层才是他们的小窝。接下来的日子，高貴生买材料，找小工，随时询问曾美丽的意见，却从不让她多操心。

一个月后，当曾美丽和父母看到时尚典雅的别墅被装饰得像城堡时，都啧啧称赞高貴生的能干。嗨！还真是像模像样。曾美丽的母亲感动得一塌糊涂，不再执拗，也开始憧憬未来在乡下生活的蓝图。老伴退休已经半年头，听说女婿要自己接到乡下一起生活，喜形于色，蠢蠢欲动。可怜的她却还得在城市继续工作，暂时也只有向往的份儿了。老伴似乎看出了她的心事，开玩笑说，等你也退下来，或许就能吃上我在乡下种的蔬菜了。不过，这种累活，得等你一起做才行。说笑间，一股来自乡村的清风，抚平了他们脸上的皱纹。

结婚那天，二十四岁的曾美丽轰轰烈烈地真正成为了农村人。之所以再次冠以轰轰烈烈一词，只是借以形容她又一次不同寻常的选择。她披上洁白的婚纱，在十几辆轿车的簇拥下，风风光光地从城市驰入乡村，在气势恢宏的高家祠堂前下了车，揭开了崭新生活一页。她和高貴生，和这个散发着人情味，又正在焕发着勃勃生机的新农村，有着太多的默契。曾经两把剪刀般的生活方式，终将改变。

吃独食

□ 温均华

懒豆腐

□ 周建道

“懒豆腐”是家乡一种常见的饭食，像广东的早茶、上海的生煎馒头、天津的狗不理包子一样，一般都在早上吃。

“鸡啼天欲晓，莫道君行早。”早上天还没亮，爸妈就把水缸里添满了水，把屋檐下的石磨洗得干干净净，抬到灶房，架在铁锅的木架上。磨豆、烧柴等准备就绪后，他俩就开始了制作“懒豆腐”。爸爸负责推那沉重的石磨，他每旋转一圈，妈妈就不失时机连豆带水舀上半勺，趁着爸爸需要调整一下姿势和方向的空儿倒进磨盘中间的磨眼里。随着爸爸推动的加速，豆糊儿变成了雪白的瀑布。一股黄豆特有的腥香味儿，在厨房里静静地弥漫开来，它们的香是自然而然地香，能驾轻就熟、无法抵挡地顺着鼻子进入我们的记忆里。

这时候，孩子们都起来了，跃跃欲试、摩拳擦掌，都想试一试身手。大人们总是不肯，其实现在想来，石磨下边就是铁锅，像我们当年那么粗心和贪玩，又怎么能干好这等细活，若是一不小心，洒了豆汁是小，砸坏了锅，就得不偿失了。

终于，金灿灿、黄澄澄的一水瓢豆子变成了一锅雪白的豆汁，在锅里吐着泡沫，发出阵阵幽香。这时候，妈妈把事先洗好的红薯、萝卜、干苋菜，连同微微冒着热气的井水一起放进锅里。如果来客人，或者遇上一个节气，她还会在锅边顺手贴上一个薄薄的饼子。这时候，爸爸轻轻拨开灶底的余灰，再把又黄又红的豆秸、高粱秸，一把一把填进了锅底。豆秸火软软地舔着漆黑的锅底，高粱秸的火性子要急好多，但底火、耐性要差很多。小孩子总是很好奇，我就趁他添柴的当儿问为什么要拨灶底。

不大一会儿，豆糊糊便在锅里喃喃了起来，一边明灭灭地冒着气泡，一边悠悠地吐出了豆浆的香味。只要一闻到这种香味，爸爸就会把火变小，锅下由大火转为小火。大人说这样做出来的饭才入味、可口。否则，糊了锅底，上面还夹生，特别是懒豆腐，不完全熟透，吃了不好。饭桌上，奶奶牙齿不好，吃的是最烂最香的部分，孩子们吃的是最好吃的麦面饼，大人们都吃那些老的叶子和菜帮子。最后，锅里是吃不了的饭，妈妈就把它们放上糠，成了猪们的美食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这懒豆腐一点也不懒呀，可为什么起了这样一个难登大雅之堂的名字。妈妈说叫什么不都是叫嘛，有个名儿不行了。好多吃饭，没有名可大家一样喜欢。我还坚持说不明白，妈妈的一句话，一直让我记到了今天：没有必要把什么都弄明白，有时太明白了还不如不明白，像懒豆腐这种饭，就是最好的例子。

再大一些，我明白了也许是家乡人实在，“名儿贱了好养”，明明是“千顷地里一根苗”，却偏偏叫“石头”、“狗蛋”等名儿。这也许是乡亲们约定俗成把它叫做“懒豆腐”的原因吧，是希望它能滋养我们的身体、筋骨，更滋养我们的人生、品格和做人。

要水少年

□ 庞玉生

在人心里，水库一直碧水悠悠，囤积着许多人暑假里的快乐和记忆

近两个月的暑假，足以让乡村少年们狂野个够。山野大地是玩耍的床铺，飞鸟爬虫，是逗乐打闹的对象，暑假作业，不着急，才放假十来天，慢慢地写。

家里大人们加紧了对暑假里少年们的看管，但老虎也有瞌睡打盹的时候，趁大人不注意的时候，少年们便悄悄相约几个人，骑上车子，不顾天气的炎热，更不顾头上汗水如雨，少年们用最快的速度骑着车子。总算可以看到黑牛沟水库了，少年们便一齐疯子一样叫唤起来，把车子扔在地边上，向水库跑去。像抢第一名似的，你拉我拽，生怕对方比自己先站到水库跟前。

沉寂的水库，因为少年们的叫唤，突然变得热闹起来，水面上流过了一波又一波快乐的笑声。

水库积聚了很多的水，谁也不知道有多深，反正站在水库边，可以感受到水的阵阵清凉。水库里听说有鱼，但很少看到人在钓鱼。但是，有一种仪式，都会在这里进行。这种仪式就叫打架。每年，少年们都会在这里打一场大架。打

架的两方是不同村的少年，因为在游泳的过程中，不小心把水溅到对方的脸上，村里的少年们年纪尚轻，还没有谁能想起“对不起”这三个字，当时的少年心里头，只有不平和气恼，见对方把水溅在自己的脸上，然后也以同样的方法回击对方，于是，你来我往，由一个人传染了七八十来个人，最后，两个村里的少年便在水里打起了架。有机灵的眼看要吃亏，干脆快步从水里跑上来，把堆着的衣服全部抱上就跑。水里的人一看自己的衣服让人抱上走了，赶紧从水里跳出来，也顾不上害羞不害羞，撒腿向前面的人追去。一边跑一边骂，但也难化解心中的怒火。

放羊人目睹了少年们的一切，回了村，就对树荫下纳凉的人说，黑牛沟水库又有人打架了。大人们赶紧回家看自家的孩子在不在家。不在了，肯定就到水库要水去了，二话不说，拎起一根棍棒，朝水库跑去。

预想的结果，自然是调皮的少年们，让父亲敲打地东躲西藏。回了家，见母亲在一旁看着自己，少年稍微心虚一下，然后换上了衣服。母亲终究是心软的，对少年说，你要再去要水，你就不要回来。少年默不作声，母亲却悄悄擦拭起了眼角。

一到雨季，水库的水便多了起来，到了秋季，水就慢慢少下去。冬天的时候，水就结下了冰，白玉一般铺陈在沟里，阳

光一照，闪烁着晶莹剔透的光芒。

果然如大人们担心的那样，水库淹死了人。死亡的阴影就像乌云一样，笼罩在人们心头。但是，每到夏天，总有人在水库里要水，这些要水的人，就像不畏生死的勇士，任清凉的水，丝稠一样包裹着自己的身体，那种舒爽的感觉，让人上瘾。有人在仰泳，像块木板一般漂浮在水上，有的人则挺起身体，猛地往水里一钻，能在水里呆上十分钟。在水面前，再老的老人，都会变成一个小孩。何况这些十三、四五岁的少年们。懵懂的感觉，就像一台强大的接收器，再细微的信号，也会被莫名放大，成为即将到来的青春最好的见证。

后来，水库的水就浅了，少了，最后，竟然干涸，而那一沟水，最终成了许多人心中的记忆。前年夏天暑假，我回村里，专门到水库边看了一下，沟里，没有了半滴水，不知是谁，在沟里种了一沟圆溜溜的茴子白。

水库里没有了水，因此寂寞起来。但在人心里，水库一直碧水悠悠，囤积着许多人的快乐和记忆，那些暑假里的故事，犹如乡间植物，始终点缀着少年的成长，那水样的流年，不知记载着多少人生难得的遗憾，以及苦涩的甜蜜。

望着干涸的水库，我敢肯定，现在的父母管教孩子时，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恐吓自己的孩子了。因为，水库，已没有一滴水了。

